

马来亚搜奇录

曾铁忱 著

中南出版社

馬來亞搜奇錄

曾鐵忱著



中南出版社出版

目次

第一個到馬來亞的英國人	一
香料誘惑的傳奇	一五
爪哇爲什麼沒有象？	二七
哥倫坡的馬來城	三六
揆普坦也有個馬來城	四〇
俄拉根・卡納克	四六
沙蓋人過聖誕節	五一
馬漁來船的下水禮	五五
吉寧人的油浴	六〇
會說話的樹	六六

怡保樹的故事.....	七二
馬來女性的美容術.....	八六
馬來女性的衣著美.....	九三
印度女性的紗麗裝.....	一〇〇
閒話新婚紗麗.....	一〇六
吸血鬼的故事.....	一一一
後記.....	一二四

第一個到馬來亞的英國人

一五八三年二月間，有倫敦商人名叫約翰·紐伯里（John Newberye）的，率領着一羣富有海外冒險性的城市商人，準備到東印度羣島去通商。在位的英女王伊利莎白給他兩封信，一封是寫明遞交給坎伯伊亞（Cambaja）國王查拉卜·亞格柏（Zellabdin Echabur），另一封是給中國大明神宗皇帝（其時正爲萬歷十一年）。信的內容是空泛而修睦祝頌的，同時更強調英國與諸帝國間互相通商的利益。在致亞格柏王一函中，英后以巧妙的詞令描述她自己是「基督教信仰的護衛者」，反對一切偶像崇拜者（Idolaters）的崇拜偶像。更巧妙的，英女王在致大明神宗皇帝的書翰中，把攻擊偶像崇拜的一段話刪除了。

結果，英女王的兩封信全沒有投遞給受信人。紐伯里的海外經商團中卻有一個名叫拉爾夫·菲赤（Ralph Fitch）的，經過千辛萬苦之後，居然在馬來亞的馬六甲登陸。從史實上看來，可以說菲赤是第一個到達馬來亞的英國人。

紐伯里、菲赤一行人等於一五八三年二月十三日由英國格恩浦會德（Graveend）搭上「老虎號」的一艘遠洋帆船，恰有如莎翁名劇「馬克卑斯」（Macbeth）中水手所說，這帆船是開往阿勒坡（Aleppo 是敘利亞北部的城市）的。紐伯里曾到過東方，而且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菲赤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商人，這固算是他遠適異國的處女航。同路人中可以查得姓名的，據傳還有威廉·塞爾斯（William Shales）、約翰·厄爾瑞德（John Eldred）和約翰·柏芝（John Betts），都是商場中人，祇有厄爾瑞德是當時的阿拉伯學者。以外還有威廉·李滋（William Leeds），是珠寶商人；詹姆士·斯多烈（James Storie），是畫師。

這一行所帶往海外的貨色，有相當數目的威尼新金幣（ducats）、英國的製造品和錫，以現今英鎊的價值來核算，大約總值當在二十萬鎊左右，可見當年所謂的上耳其貿易，其規模頗為龐大。他們冒險遠航的主要目的，顯然是在將貨色脫售後，以其所得換取印度的貨物和珠寶。珠寶商李滋的如意算盤，更是集中在東方珍奇的珠寶上。以今觀昔，當日商人在海外從商的危險雖說多如牛毛，但他們有一種自信力，以為東方珍奇多是價值連城的，珠寶之為物不難裝置在小型羅盤盒內，瞞過江湖上的剪徑好漢。

「老虎號」帆船終於在同年四月三十日安全駛抵敘利亞通商口岸阿勒坡所屬的的黎

玻里 (Tipoli)。在阿勒拔，行遇到一英國駐紮領事威廉·司勒特 (William Lyster)。此時土耳其貿易公司 (The Turkey Company) 以土耳其帝國各地口岸的英國領事人員為商務經紀人，但須受駐君士坦丁堡王朝的英國大使的約束。說來好笑，當年這位英國大使自己就是土耳其貿易公司的職員，由公司付給他一筆頗為可觀的月薪。倘若今日大使們週旋於雞尾酒會之間，如此儀態萬方，當年大使閣下的這個「兼職」不免使人詫異。

這個土耳其貿易公司也者，以今日眼光看來，亦殊屬非驢非馬之至，既不像現代的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像合資公司，完全不脫中世紀商行的老派頭，享有一切獨佔專賣的貿易權，公司中人可以為自己的營利目的，單獨或集體來經營商業，只要他遵守公司的規章，並不算利用職權牟利。



公克十六世紀時代的歐洲海船

由阿勒拔前往伊拉底的巴斯拉（Basra）——這和里——是波斯與美索不達米亞的一條主要通路，其路線是經過肥沃的土耳其南方廣闊的國土，經呼羅珊與巴格達，沿地中海岸而到達繞着阿拉伯沙漠地帶的波斯灣。這一帶，每個帝國自昔以來即由所領土地之統治者手裏聚斂着大量財富和無邊威力，如波斯羅門王即因此而致富，亞力山大帝先曾利用它，羅馬帝國和波斯都先後據爲囊中之物而予以統治。但是自蘇彝士運河開通以後，歐亞間另有便捷的交通孔道，這才使它在歐亞貿易交通上喪失了重要性。

紐伯里一行所走的路線，正與上當年所羅門王的脚印——他們組織駝隊來駝載貨物，驢子隊來作爲坐騎，浩浩蕩蕩，由阿勒拔走向幼發拉底江的別拉城（Bela）。然後僱舟沿江直下，以達非名幾亞（Farama），再捨舟登陸，乘駱駝轉往巴格達（Bagdad）。到巴格達後，再換船沿底格里斯江順流以到巴斯拉。一行於同年的七月二十日抵達巴格達，不料可憐的非名突然患腹瀉而病倒下來，終於扶病追隨一行向巴斯拉進發。到達巴斯拉後，厄爾瑞德和塞爾斯二人留住着，其餘人等繼續船上生涯，駛往波斯灣的奧馬茲（Oman），旋於十月五日抵步。

奧馬茲是阿拉伯的戰略要蹟，當年落在葡萄牙人的管制之下，惜乎彼國商人的氣候和缺乏水源供給，特別使這城市無生氣。在大風的季節裏，住民無可忍耐，祇好赤條條

「泡」在浴盆裏把時光打發過去。所有飲水唯有由波斯灣頭的巴林（Bahrain）挑來屯集在蓄水池裏。可是奧馬茲城之於紐伯里及菲赤等淘金專家，有幸也有不幸。作爲商業上的聚散場，奧馬茲恰好位於波斯灣口，可說是在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三國間，這兒是西方威尼斯人商務的東方終點，以及匯兌中心和總市場。在這裏，凡是阿拉伯所出產的馬匹，波斯灣所產的珍珠，印度所產的珠寶以及其他名貴貨色，以至中國素享盛名的絲織品和陶瓷器，幾於五光十色，使人目不暇給，正合了一行人的來意。市場買賣恍如由陰道上，迎來送往的，盡是猶太人、法國人、威尼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俄國人、日爾曼人、佛蘭德人和印度人，活把一般市場擁擠得水洩不通。

威尼人對於其舊時盟國的土耳其帝國，將新的通商特權給予英國人是不免嫉妬於心的，決不會熟視無睹而不採取阻撓的手段。紐伯里對於奧馬茲不是陌生人，前時在此頗顯混得有點眉目，原想在大街上開起店來，出賣攔來的貨色。誰知到達奧馬茲剛祇四天光景，就有人向總督告密，說他和他的同伴一概是一個僞稱爲葡萄牙太子的唐·安東里阿（Dom Antonio）手下的間諜人員，在「莫須有」罪名下，一行人出其不意而致一鼓成擒。

所幸他們對於這位葡萄牙籍總督，事先曾孝敬他一些頗討他喜愛的禮物。原來他們

是國際貿易中的斷輪老手，當入境之初，除了照章繳納關稅，通常還得向當地長官們致敬，另奉獻一點「菲儀」，作爲額外的孝敬。總督大人原來是倚靠居住在奧馬茲豪商的慷慨輸將的，得到紐伯里一行之被捉將官裏去的訊息後，公誼私情都使住還不去，處境是困難極了。這時西班牙人同英國人正因普殖民地的爭奪，傷了和氣，摩鹿加羣島方面遙遠送來的英國砲聲，加以西班牙腓力王的海上勢力炙手可熱，益使葡萄牙人對於英國人感到頭痛，因此在十月一日那一天，紐伯里、菲赤、斯多麗和李滋等五人以「人犯」的身份被解回葡萄牙在南印度的首府果阿（Goa）去了。

遍地黃金的果阿在一五八三年代是達到了繁榮的極峰。在如火如荼的淘金時代，果阿曾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城市，當戰爭頻仍之際，城市之後身另建立了一個清閑的小城，遠在前線砲火之外，同時小城裏又雜住了不少傳教人員。營壘、宮殿、皇家、教堂、賭場、修道院、貨倉、……一切各有千秋的組織，像犬牙交錯似的擠滿在消閑小域中，顯出了矛盾的錯雜美。在綉幕低垂的窗格後，葡萄牙的絕世佳人穿著潔白如玉的薄紗裳和絲織的紗籠，有女如花，一味地陶醉在荒淫的音樂和粉紅色的愛的追逐裏。祇有在往禮拜堂「點卯」之日，她們才穿上西洋服裝，遮掩了荒唐的一千一夜裏的公主般的放縱情調。在當時，這些得天獨厚的姑娘的西洋服裝，雖說是威尼斯的剪裁，

可是珠光寶氣，豪華不可名狀，身後又擁有大隊奴僕，不亞似神仙中人。當這些貴婦人家邁步徐行招搖過市的當兒，她們穿上高達九英寸的軟木鞋跟，搖搖欲墜，祇好在左右配備着一個奴才攙扶她。想一下，這是怎的個官廳派頭！

而她們的老爺呢，祇要不幹正經公事，就隨時縱情於呼盧賭博，勾引婦女，引吭高歌，陶然買醉，或者偶然做點「祈禱」之事。一切到達軍後年齡的葡萄牙人都是武士看待，保衛殖民地，還保衛他們的女人。那些最可憐的單身漢，找不到女性來溫存，便落得有奴才在他身旁攙起遮陽大傘，像喪家之犬一樣，在果阿街頭蹣跚漫步。果阿城的軍管當局，簡直是飯桶，談不到任何行政效率，而且無官不貪，無官不貪得令人咋舌。當年的葡萄牙官吏們，據說搞政治是「外行」，打仗卻全是好漢。

據說當年在果阿城，沒有以人種膚色來區別的酒吧間，像當代這個醜惡的名詞 *Color Bar*。就外史上說，當時仍舊大膽表出十字軍的狂熱，社會階層分為基督教徒和異教徒的兩大陣營。一般人對於興都教徒（即印度教徒）的待遇比較對同教徒來得優待些，但是到一五八〇年代，尚能相安無事。

在搞商務方面，發大財的暴發戶全是受着戰爭的賜予，卻不是貪贓枉法或明火執仗劫奪而來，雖然殺人越貨的演出，歷來是英勇而大規模地幹着。商業上的爭奪戰，後來

才發生，而發生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本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當年由東方來的海上運輸船，必須經過果阿城，否則船費便是被合法地沒收歸公；但葡萄牙曾未將她的統治擴展而越過印度洋以外。

也有少數葡萄牙籍青年到東方去販賣，他們是以官兵、水手或政府官員的身份到東方去活動，其中曾有少數官員附帶掌管葡萄牙宮庭的獨佔貿易事業。這一輩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祇能坐享不勞而獲的利潤，祇要在不太不體面的情況下，不管宮庭的財寶不財寶，他們是要從中撈一筆油水的。

就是由於此種從中撈一筆油水的態度，便曾傳出葡萄牙軍官的英勇故事。據傳有一個「食君祿報皇恩」的葡萄牙軍官，縱身跳上一艘全副武裝的強盜船上，不幸被鉤住在船上的轆轤上，讓海盜們把他凌遲處死，一點也不向他的同志們喊救命，因為他以為他們跑來解救他，他們就不能夠捕捉到這個盜船。真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五步之內，必有忠信。

這時候，起解中的組伯里、菲赤、李滋、柏芝和斯多麗等一行五人，不知使用了甚麼能使鬼推磨的本領，居然辦到將他們的貨色連同一人犯「一路搞上了約定載他們前往果阿的葡萄牙官船，同船的還有二百個男客和一百廿四匹名馬」這是艘官船，卻絕對沒

有衛生一類的設備，時常十月，正是波斯炎熱如同火燒的季節，到了果阿城，他們依然以「人犯」的身份被送進了監牢。那個是絕裏迷生，紐伯里前在倫敦之日，有一名叫理查·赫谷路特（Richard Hakluyt）的，將里因以天主教耶穌會牧師多瑪士·斯蒂文士神父（Father Thomas Stephens）給他父親的一封信交給他看，幸喜他忘記了將原信交還赫谷路特。經過斯蒂文士神父的斡旋，五位英國好漢得與剛到果阿城不久的大主教取得聯絡。大主教有一位青年肥胖面目光說謊的秘書，名字叫凡·林斯科登（Noble Hyphen Van Linschooten），其時年才二十歲。

凡此所述關於紐伯里一行行踪的資料，大半得自於菲赤和紐伯里給予赫谷路特的書簡以及凡·林斯科登的「回憶錄」。斯蒂文士神父是第一個到印度的英國人。大主教秘書凡·林斯科登剛好先菲赤數天才到達果阿城，他的一「回憶錄」曾於一五九六年給荷蘭以經略東印度的一批鎖鑰。一五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於天主教協調的結果，葡萄牙當局始允將這五條英國好漢從解鎖中釋放出來，但須繳納三千威尼斯金幣的保證金，當時約值英金一千二百鎊，以今來換算，當不止二十倍了。幸賴斯蒂文士神父的張羅，找得了保證金，獲得了大家的自由。之後，畫師所多羅不知道有了甚麼接觸，索性參加了耶穌會的佈道團體。

於是，紐伯里等重整旗鼓，把隨身所獲的貨物陳列起來發賣。可是果阿官方對他們的空氣很不見有利，果阿總督似乎正在伺機以待，並早而會給他們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其時謠言四起，說英國人帶走的財富甚夥，遠超出官方批准的數量。到一五八五年五月五日，屈於謠言攻勢的壓迫，他們祇好遷出果阿城，跑到印度蒙古大帝亞格拉的領土裏棲身一時。脫出之日，他們曾留下不少物資，是够抵銷他們的保證金而富餘。畫師斯多麗作爲一個耶穌會的使徒也沒有搞很多時，便自動「還俗」同一位土著女郎結了婚，從此「此間樂不思蜀」，決定在果阿誠意居下去。

這一羣落難的英國商場冒險家一旦脫出了海岸的樊籠，便寧了平安無事的宿願，第一步就往東旅行，走到瑪蘇利巴坦（Masulipatam），然後抵達了亞格拉的營都亞格拉（Agra），暫時「掛單」下來。在亞格拉，菲赤同紐伯里分了手，各奔前程去了。珠寶商人李滋則決定留在亞格拉，旋即受雇於宮庭，依舊做自己的珠寶生意。自此以後，再找不到關於柏芝行腳的紀錄，或者可以推出他仍同紐伯里搞在一起，因為這時候紐伯里發作了懷鄉病，打算要「打道回府」。

一五八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紐伯里於指點菲赤前往培谷（Pegu）及孟加拉（Bengal）的路線後，彼此鄭重而莊嚴告別。菲赤打點前行，沿古恩河（Ganges）以向阿拉哈巴德

(Allahabad)，從而循恆河到胡格里（Hughli）及孟加拉灣，訪問班納勒斯（Benares）及柏特拉（Patna）。菲赤的行程非常的迂緩，洛達做點買賣，生涯尚稱不惡，他僅於一五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塞勒坡（Serampore）乘船到培谷去。他在培谷屯了一些時，直到一五八七年一月十口才乘船巡往馬六甲。

菲赤於一五八七年二月六日在馬六甲登陸。在這一年，葡萄牙人同丁香羣島的貿易更見蓬勃，馬六甲城及砲台之甲必丹曾因此而發了一宗大財富。這時期，凡經過馬六甲海峽的往來船舶，必須停靠在馬六甲；又凡在海峽東西被中道截留而發現未經執有馬六甲海港放行單的，依法須加征一倍之關稅。不寧唯是，馬六甲甲必丹（或稱總督）有權考慮是否發給或拒絕發給同中國及東方羣島之通商執照（禮單）。

馬六甲在當年的確是一個堡壘式的城市，因為經常有被蘇門答臘北部亞齊（Acheh）及柔佛諸土王繼續攻擊之虞。在這些避難所內，原來錫信香料貿易的阿拉伯商人繼續推行葡萄牙人留給他們的買賣，祇死釘着不放手。當年馬六甲的社會生活，枯燥乏味，遠不及果阿消閒小城那般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異國情調。

菲赤在馬六甲究竟搞了些什麼名堂，可惜沒有留下任何記載是資考證。菲赤在馬六甲既盤桓有十三個月之久，可想到他的生意一定差強人意。他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

「馬來由人（Malayos）是一種頗爲自負的民族」，是此邦的主人翁，「一定居着而不曾造成一個城市」。關於他留下的其他語錄，大體是得自傳聞，有關中國、日本及東方羣島的風土人情，卻非他所親炙。菲赤於一五八八年三月廿九日乘船回培谷，這可說是他返還祖國的首段旅程。

依據菲赤本人的紀錄，這一次旅程並不多。途中他曾在印度境內的交趾（Cochin）羈留了七個月，經過果阿城時，又停留了三天。無疑地，他曾再度會見斯多摩和斯蒂文士神父，但那位慈愛的大主教不幸於返英渡假中途中殞逝，緣慳一面，悵惘殊深。其時大主教秘書凡·林斯科登亦已於菲赤重回果阿城前數個月過返荷蘭故國。此時英國正同西班牙在交戰之中，因爲在一五八八年西班牙腓力王的大艦隊已由里斯本出發，而正當菲赤在果阿三月間暴目下裝貨上船之時，大西洋的灰色巨浪已衝撞到不列顛的西海岸。菲赤趕忙回到與馬茲，轉往阿勒拔。他在阿勒拔，最少曾再居留了六個月，然後才首途回國。之後，據他自己的描述：

「謝謝上蒼，我總算一路滔滔走上了回倫敦的豪華旅程，終於我在一五九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安全到達。回想起來，別離祖國，剛好有了八年。」

由赫谷路特方面所留下來關於菲赤的東行故事，到此告一段落，而他本人則無片紙

